2021年1月27日 星期三
责编 魏振强 E—mail:oldbrook@163.com
安庆晚報

天空究竟有多大

简 平

20年前，我搬到现在居住的这个小区后，心里一直就没安定过。人是常常只顾眼前的，当初选这个小区，是因为我看到了硕大的天空，由于小区这边没有高楼大厦，东边是部队低矮的营房，西边和北边是停车场、建材市场，而南面正对着我书房的六层楼则隔着一段距离，因此，天空宽广而辽阔，这是让人欣喜的。

直到入住之后，方知短视是怎样的不堪。整整20年来，我始终生活在一个大工地里，东面才盖起一栋栋大楼，北边又开始施工了，而每每得知一处要动工时，心里总是七上八下，揣度着又会削去多少的天空。我家在小区的西侧，东面的变化毕竟没有太多的影响，可我北阳台的对面要是也盖起二三十层高的楼房，那我也便不再拥有开阔的北部天空了。多少的担忧之后，方知建的是一所中学，而直接面对我家的是一幢三层的教学楼，还有一片绿化隔离带，这才吁出一口大气。我从四楼的北阳台望出去，还是有着一大片天空的。我觉得现在都市里的那么多人老是焦虑、紧张，这与在钢筋水泥森林中看不到天空有很大的关系。天空里有氧气，有云彩，有光亮，帮助我们呼吸、透气、望远、除却黑暗。打开的天空就是我们打开的心灵，打开的胸怀，打开的视野。

这么多年来，西边的停车场不知打扰了我多少的好梦，每天凌晨四点，一家单位的班车开始出发，马达的启动声刺破寂静的夜空，震耳欲聋，连大地都在颤抖，可是，我却忍受了下来，因为它虽然破坏了宁谧的清晨，但没有遮蔽天空，没有遮蔽绚丽的霞光。我明白了，自己是

大地之上 李海波 摄

如此钟情于天空，唯有一大片一大片的天空才能使我安心守神。只是应该预料的我却置若罔闻，事实上，随着地铁不断地延伸，便捷的交通总有一天会将这个单位使用的停车场关闭。果然，这一天到来了。

我惴惴不安，我希望被关闭的停车场不要成为炙手可热的楼盘。但是，当我看到公告中说这里将矗立起五栋八层、一栋二十五层高楼时，我知道我的希望落空了。的确，短短的时间里，几乎日夜施工的工地上，楼房一天一天、一层一层地在抬升，终至我书房窗前的那片完整的天空被全部蚕食。看着宽敞的天空就这样一点一点地消失，我充满了忧伤，失去天空的逼仄的空间让我感到深刻的窒息乃至绝望。我宁愿放下窗帘，也不想再看到没有天空的窗外。

那天，忽然听见飞机的轰鸣声。以前，我只要抬头，就可看到空中速速掠过的飞机，它们会拉出长长的白色尾烟，即使飞机早已没了踪影，那尾烟却会存留好长时间，并且慢慢地变幻着，如同白云一样幻化出任我可以想象的东西。可是现在，只能闻其声却见不到飞机以及飞机拉出的白色尾烟了。当又有一架飞机飞过时，我禁不住拉起窗帘，顿时，一束光亮扑面而来，而且直直地照进了我的心坎，那个瞬间，我相信自己再次看到了一片硕大的天空。我蓦然感悟到，其实，只要你心里有着天空，那么天空一直就在那里，不会遮蔽，不会消失，而且一直只属于你。人们常问：天空究竟有多大？我想，那取决于你的心，倘若是闭塞的，即便立于无掩无盖的苍穹之下，也很狭小；倘若是敞开的，哪怕只能看到角落一隅的“一线天”，那片天空也是大到无边无际的。你的心有多大，那属于你的天空也就有多大。

这样想着，内心的抑郁一扫而去，心胸随之开阔起来，视域也随之拓展开来。不管怎样，一切皆是有失有得，20年的大工地生活结束了，尘埃落定，从此可以安下心来，而原本广阔的天空依然还在，新的高楼大厦里一定也有众多像我这样喜欢一览无余的天空的人们，我愿借助你们的眼睛，当然，我更会以自己的心灵，去追随永恒硕大的那片天空。

张记烧饼

叶胜梅

徽州小吃比较多，我最爱黄山烧饼。黄山烧饼以梅干菜加肉丁做馅，用面粉撒上芝麻做皮，烘焙而成，因其外型长得像蟹壳、色如蟹黄又得名“蟹壳黄烧饼”。走在徽州街头，哪里有香味，哪里就有烧饼铺。

邂逅张记烧饼，极其偶然。晚饭后，在街头闲逛。时值春暖花开的季节，公园、小区里，到处都是姹紫嫣红，牡丹、铃兰、桃花、蝴蝶兰、迎春花、风信子，一团团，一簇簇，赶集似的，竞相怒放。酒店的斜对面，店铺鳞次栉比，一副不同寻常的对联吸引了我们：“西池桃熟三千岁，北铺饼香六十年。”进去细问，果然是百年老字号店铺，祖传手艺，秘制配方。老板是张记第九代传人，五十多岁，瘦小精干，一边和我们闲聊，一边手脚麻利地将烧饼入炉、烘焙、出炉、摊晾、上秤、包装。刚出炉的烧饼形似满月，油亮金黄。轻轻咬一口，不仅薄，而且脆，酥脆爽口，齿颊留香；再咬一口，就吃到白色肉粒和梅干菜了，有淡淡的咸味混合着辣味，浓香四溢；再咬一口，来不及细细品尝，烧饼已经钻进了胃里。正想说“老板，再来一斤”，那人一转身，指着墙上的一块牌匾说：“这块牌子和对联是1903年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写的。祖上请他题字时，张记烧饼铺有60多年了。”近前观看，“毓美斋”三个字遒劲有力，黑底金字的招牌，在香气弥漫的店铺里，闪着幽幽的光。

秋浦河之缘

纪良发

儿时，喜欢小学课本上的小英雄雨来，我和小伙伴们也经常学雨来扑通跳进秋浦河中，时日一长，练出了一身水性。

秋浦河水下的世界是那么的透亮，最初映入我们眼帘的是水草——阔叶的麻叶草，细叶的猫尾巴草，长叶的土虾子禾——在我们的眼前摇曳着，也有小鱼儿穿行在草叶之间，看见我们，一摆尾巴就快速游走了。

当春天的雨水划破干燥的地表，涌入秋浦河，秋浦河就像一个受孕的农妇，腹部迅速地隆起。水草开始泛绿，鱼们开始跳跃，蚌壳开始走动……世世代代生活在河边的人们，心事也开始暴涨。桃花汛将至，放排工就忙着砍竹子、撬排，山民们将一根根干透了的木材和毛竹放进小河里，人一直跟到下游河道宽到足以放排的地方，再把它们捞起来，这一过程叫做“赶羊”。“赶羊”常用工具是弯啄——长长的竹竿上，装着铁制的、形似鹰嘴的放排工具。要是哪根树木不听话，“赶羊”的人就会毫不留情的用弯钩啄住，牵着它，直到听话为止。这样的场景，如今听起来，不亚于“传说”。

多年前的清明时节，全国三月三诗会在池州举办，我全程陪同台湾诗人余光中，还有大陆诗人车前子、金铃子、西川、舒婷等人开展诗仙李白秋浦寻踪之旅。余光中老先生边走边与我谈起诗的写作，他雍容、平和，谈吐清雅，步履十分轻盈。我打趣说：余先生看起来就是一个小伙子。余夫人笑道：他在台湾每天都爬山，坚持煅炼。不苟言笑的余先生爽朗地笑了起来，“这里的风景比台湾的日月潭、阿里山美、纯净，这种原生态要保护好。”说起他的那首著名的《乡愁》，他忽然说了一句：“如今我和娇娇一起来到这里，我在这头，新娘也在这头。”一席话，让身边的人既感动，也快乐。

在秋浦渔村我们品尝了味道鲜美的小河鱼后，天色已晚，走在秋浦河谷，我告诉余先生，李白漫游秋浦写下了秋浦歌十七首，好几首都是写愁的。老先生兴奋起来，边走边吟唱起李白的秋浦歌——

秋浦猿夜愁，黄山堪白头。
清溪非陇水，翻作断肠流。
欲去不得去，薄游成久游。
何年是归日，雨泪下孤舟。

“诗词一直都是可以演唱的。语言本身就拥有一种声律美，我们做的，是要把语言内在的音乐性发挥出来。而我们对音乐形式的认可，本身就包含了诗歌审美。”余先生边走边聊：河流的情调，或隐藏很深，或引而不发，秋浦河也不例外，她有上、下，有点、面，不可尽收眼底；她有唐宋、明清，岂能一望而知，一如女为悦己者容；秋浦河的情调，只跟她的“悦己者”有关，所谓“悦己者”，就是那些与她有缘的人。

在秋浦河大龙湾段发现一棵“酷似”李白的大树，呈站立姿势，面朝东方，身着长衫，头戴冠帽。正是下午，“人像”在逆光下呈黑色剪影，尽显诗仙风流倜傥、洒脱飘逸的神采。众人随余先生静立河边，凝望，怅然，感慨不已。余老先生兴之所至，为我题写了“文以会友，诗以结缘”几个字。是夜的歌舞酒会上，余先生吟出的一首《寻李白》，“李白当年曾说‘但使主人能醉客，不知何处是他乡’。今天我们喝醉了，秋浦就是诗人的家乡。”随后，余光中先生边吟边唱，“……酒入豪肠，七分酿成了月光，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，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。”

后来，我与秋浦河还有一次更亲密的接触。那一次，我们一行人从长江边的秋浦河口出发，探寻秋浦河源头，我们踏着河畔如茵的草地，数着河滩累累的卵石，穿越河岸密密的树林，越坝过桥、赤足蹚水。在炊烟袅袅的村庄和空旷寂静的田野之间，我们行走的脚步、徜徉的思绪与身边流淌的秋浦河一样，古老而又年轻。